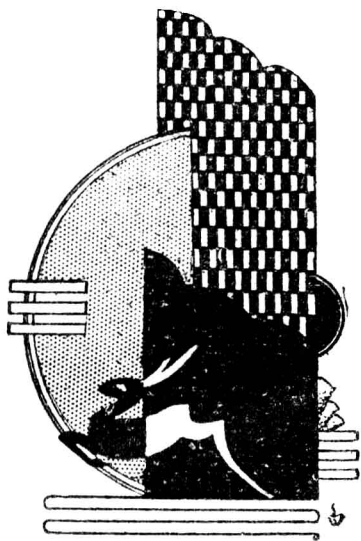


山谷房天錄

小倉山房尺牘

袁子才先生著



上海新文化書社印行



袁霖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八月再版

(小倉山房尺牘)

(甲種) 一冊定價一元八角

版權
所有
翻印
必究

著者 袁子才

校訂者 抱恨生

發行者 新文化書社

印刷者 新文化書社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市
新文化書社

新式標點
言文對照

小倉山房尺牘

卷三

錢塘袁枚簡齋原著

答黃生（二）

近日海內考據之學，如雲而起；足下棄平日之詩文，而從事於此。其果中心好之耶？抑亦爲習氣所移，震於博雅之名，而急急焉欲冒居之也？足下之意，以爲己之詩文業已足矣，詞章之學，不過爾爾，無可用力，故捨而之他；不知「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天下無易事，只怕粗心人」。詩文非易事也；一字之未協，一句之未工，往往才子文人，窮老盡氣，而不能釋然於懷，亦惟深造者方能知其癥結。子文詩文，未造古人境界，而半途棄之，豈不可惜？且考據之功，非書不可。子貧士也，勢不能購盡天下之書；偶有所得，必爲遼東之豕。縱有一瓿

之借，所謂販鼠賣蛙，難以成家者也。昔林公語王中郎，着膩顏帽，繡布單衣，挾左傳逐鄭康成車後，問「是何物塵垢囊？」近日考據家光景，人人皆然，危乎子之用心也，慮其似此遠也！

（廣註）（如雲）言其多也。（習氣）指一切受社會感染者而言也。（博雅）學行美備也。（買）

不加審慎若曰冒。（爾爾）如此也。（協）妥也。（工）善也。（深造）造詣也，深造者進而不己之意。（癥結）癥徵也，腹中堅塊也，癥結病堅結也，扁鵲治病能盡見五臟癥結，今以喻人有癖性而執滯不化也。（遼東之豕）喻人少見多怪也，朱浮責彭寵書曰：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羣豕皆白，懷慚而還。若以子之功論於朝廷，則遼東豕也。（一甌之借）甌，酒瓶也，言借書還書以瓶酒爲酬也，聞見錄：『俗語借書與人爲一癡，還書爲一癡，嘗疑借書還書理也。何癡之云？後見王樂道書，古語借書一甌，還書一甌，乃知今人訛以甌爲癡也。』（販鼠賣蛙）易林：『販鼠賣蛙，利少無謀，難以成家。』（膩顏帽）帽，魏造白帽，橫縫其前，以別後，名之曰膩。

哈傳行之。至永嘉之間。稍去其縫名無顏。哈王中郎與林公不相得。王謂林公詭辯。林公道王云。着膩顏。哈繡布單衣。挾左傳。逐鄭康成車後。是何物塵垢囊。

(淺釋)

近來國度裏研究考據學問的，似雲般起來；你拋掉平素的詩文，也去研究這樣東西；到底是心裏喜歡呢？還是被風氣轉移，動了博雅的名聲，就急忙忙去研究。要冒充這個聲名的呢？你的意思，以為詩文的本事，也够了，詞章的學問，也不過這樣，不可再去用功，所以拋掉了改去研究考據。不知天下沒得難事，只怕有心的人；天下也沒得容易事情，只怕粗心的人。詩文，不是容易的事情，一個字不對，一句話不好，往往才子文人，研究到老，還不能自己滿足，並且必待有本事的人，也才知道這些；你的詩文，還沒有到古人的地位，就半途去拋掉他，豈不是很可惜嗎？並且攷據這個學問，非書不行，你是一個寒士，其勢不能盡買天下的書，就是偶然有些得到，一定也不希罕，就是再可以向朋友去借，也不過販鼠賣蛙，不能自成一家，從蘭林公說王中郎，穿著膩顏哈，繡布單衣，挾著左傳，跟在鄭康成車兒的後，問是什麼塵垢囊；現在攷據家的光景，都是這樣。險得很呀，你的

用心哩，恐怕你也隔著這種光景不透了！

答程在山

二月間探梅鄧尉，遂到尊園。坐春暉樓，登騰嘯臺，見古梅清幽，太湖飄渺，先生含貞隱耀，棲遲其間，此何異表聖之在王官，僧紹之游攝山哉？雖主人外適，野鶴迎賓，而小憩片時，已有天際真人之想。返舟之次日，蒙先在入城作答，見贈新詩，瞻道貌之清幽，讀琳琅之篇什，尤使我欽欽在抱，恨相見之遲焉。閒尊闔生香主人，亦復才理清新，安行仁義，高柔愛玩賢妻，有終焉之志，似此佳耦，尤足心開。記太平廣記載唐人李某，朝夕虔修，二十餘年，夢天遣神人，召問所欲，欲貴乎？欲富乎？其人皆不願也，曰：然則何求？曰：求居山水清妙處，家室小康，妻賢子順足矣。神人大笑，搖手曰：此是上界神仙之福，非汝所能祈求者也。先生此福業已消受二十餘年，誠何修而得此哉？近聞園雖售與江君橙里，江不來

居仍托先生葺治而江又係僕平時舊交然則先生無園而有園僕亦失主而得主也較古人之捨宅爲阿蘭與賓至而徘徊不得入者豈不大相懸絕乎來札所託陳生涇南修禊詩序卽當撰就寄來聞其人天機清妙僕到蘇時當修士相見禮也。

（廣註）（春暉樓騰嘯臺）在蘇州逸園主人程鍾字在山（含貞隱耀）有才德而不露於外也。

（棲遲）游息也。詩經『衡門之下可以棲遲』（王官）唐司空圖字表聖成通末進士景福中拜諫議大夫不赴隱居中條山王官谷（攝山）僧紹住江東攝山建棲霞寺而居之高帝謂其弟慶苻曰卿兄高尚其事亦堯之外臣（天際真人）言其高尚也世說『桓大司馬曰仁祖企脚北窗下彈琵琶故自有天際真人想』（琳琅）美玉也（尊闔）夫人也（高柔愛玩賢妻）晉有高柔孫統序其集曰柔字世遠樂安人婚泰山胡母氏姿色清惠柔旣罷安固令營宅於伏川愛玩妻便有終焉之志（佳耦）賢夫婦也（葺治）修補也（阿蘭）梵語招提阿蘭若凡官賜額

者爲寺。私造者爲招提蘭若。（修禊）祓除不詳也。王羲之蘭亭集序：『會於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事也。』（士相見禮）見儀禮。

（淺釋）

二月裏到鄧尉去看梅花，就到你的花園裏，坐在春暉樓裏，登到騰嘯臺上，瞧著許多梅花，很是清爽幽雅，還望著飄渺的太湖，你抱著很好的德行和才學，住在裏面，正是和從前司空圖的住王官，僧紹的游攝山般似了。雖那時主人在外，由底下人來迎接，我們等了一刻兒，已經覺得有仙人的感想。回船的第二天，承你進城來看我，還送給詩我；瞧著你道體的清幽，讀著你詩的佳妙，更使得我心裏佩服不了，恨兩人見面得遲了。聽說嫂夫人生香主人，也是才情很好，高柔愛玩賢妻，有終身陪伴他的志願；似你有著這樣的佳婦，更足以心開了。記得太平廣記載：唐人李某，一天到晚，總是修行，有著二十多年，夢見有天神召他去，問他要什麼，要貴呢？還是要富？他都不願。問他道：『你到底要什麼？』他道：『求得住在山水好的地方，家裡不窮，妻賢子孝夠了。』神人大笑，搖著手道：『這是上界神仙的福氣，不是你可以求的。』你現在享著這個福氣，已經二十年了；到底

修著什麼，才得到的呀！近來聽說，園子雖已經賣給江澄里，但是江不來，仍舊託你管理。江又是我的老朋友，是你沒有園了，仍舊有園，我也失掉了主，又得一個主哩！比載從前人的把宅改做寺院，和客人到了，徘徊著不能進去的，相差得正是遠了。你來信託做陳涇南的修禊詩序，做好了馬上寄來；聽說他天資很好，我到蘇州時候，當要和他會面哩。

□答某學士

釋氏之教，莫盛於晉唐；然其時儒自儒，釋自釋，未嘗混而一之也。至宋而釋與儒儔雜而不可分，則當時道學傳中，諸公不得辭其責。蓋晉唐之崇釋氏，不過造塔廟，施功德；其迹粗，其事顯，略有識者，俱能辨其非。宋則不然，大半賢人君子，皆先入釋教中，明心見性，深造有得，然後變貌改形，遁而之儒。且以入虎穴，得虎子自矜，而不知久居虎穴中，已作牛哀之化而不自知。試舉一二端，爲足下一笑：朱子在南安，聞寺鐘聲，悚然曰：「便覺此心把握不住。」不知所把握

者何心？所走失者，又是何心？孔子在齊聞韶，心隨韶往，至於三月不知肉味，乃眞是把握不住矣。羅從彥教人認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試問玉在石中，聲在鐘內，不扣不擊，於何研求？孔子聞子游之絃歌而喜，遇館人之喪而悲，其未喜未悲時，不聞聖人有所參悟也。周茂叔不除窗外草，曰：「與自家生意一般。」李沆不肯移藥欄朽檻，曰：「豈以此動吾一念？」須知灑掃乃弟子職，日新爲湯盤之銘，揆之聖賢之道，草自當除，檻自當治，二賢所說皆釋教也。更可笑者，張魏公敗於符離，殺人三十萬，而其子南軒，夸家父有心學，故能寂然不動，鼯聲若雷，呂希哲講主靜之學，至於肩登過溪，輿夫墮水死，而安然不問此種惡僧入定光景，於彼法且爲下乘，而晉唐士大夫宗釋氏者，所未有也。因足下來書，有稱宋儒攘斥佛老之功，故縱筆及之。

（廣註）

（釋氏）謂佛也。佛姓釋迦。故云（虎穴）喻入險中夷也。漢班超使西域，謂其官屬曰：不

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攻虜虜可殄滅也（牛哀之化）淮南子：「牛哀病七日化爲虎。其兄啓戶而入。攜而殺之。方其爲虎。不知其常爲人也。方其爲人。不知其且爲虎也。」（三月不知肉味）孔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見論語。（羅從彥）宋李侗受學於羅從彥。從彥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子游絃歌）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夫子箠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館人喪）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脫驂而賻之。見禮記檀弓。（周茂叔）宋周敦頤。字茂叔。別號濂溪。濂溪有舊橋。橋有水亭。釣游其上。吟風弄月。意味灑然。窗前草不令除去。言與自家意思一般。（李沆）字太初。太宗稱其風範端凝。真宗朝拜相。卒諡文靖。（灑掃）見論語：「子夏之門人。小子灑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湯盤）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見大學。（符離）張浚。字德遠。高宗時爲江淮宣撫使。封魏國公。爲金兵所敗於符離。（南軒）張拭。字敬夫。浚之子。爲理學家。學者稱爲南軒先生。（廝聲）臥息也。（入定）僧入默坐。至片念不起。謂之入定。（下乘）佛家語。以喻佛法之深淺者。曰上乘。下乘。一攘斥

佛老）排去屏拒佛老之學也。

（淺釋）

佛教最盛在晉唐時代，然而那時儒教自儒教，釋教自釋教，未曾混一；到宋代才儒釋混雜

了，不能夠再分開。那麼當時道學傳裏的幾位先生，不能辭却他的責任。因為晉唐時的崇奉釋教，不過造些塔和廟，布施些功德，事迹粗，並且顯明，稍微有些見識的，都能反對的；宋代的人，那就不是這樣了，大半賢人君子，先去研究佛學，對著佛教裏明心見性的道理，都有一番功夫，然後再改換一些樣子，當了儒家，並且自以為入了虎穴，得到虎子，却不知好久等在虎穴裡面，已經被他化了，還自己沒有知道，我姑且提出一兩件事情來，給你一笑。朱子在南安，聽得寺裏鐘聽，就惶恐得很。說道：『便覺得這個心有些把握不住。』他到底把握的是什麼心？走失的又是什麼心？孔子在齊聽到韶，心跟著韶去，弄得三個月不知肉味；那麼真是把握不住了。羅從彥教人認喜怒哀樂沒有發生時景象，試問玉在石裏，聲在鐘裏，不去敲他，從那裏去研究？孔子聽了子游的絃歌，才得意，碰到了館人的喪，才悲哀，他沒有喜沒有悲的時候，沒有聽見過聖人有什麼參悟呀！周茂叔不除

去窗下的草，說道：『和自家的生意一樣。』李沆不肯搬去朽壞的檻，說道：『豈是爲着這一個檻來動我的念頭？』須要知道灑掃本是學生的職務，日新也是湯盤的銘詞，講到聖賢的道理，草自應該除去，檻自應該搬移，兩人所說的話，完全是佛教的話，更可好笑的：張浚打敗在符離地方，死了三十萬人，他的兒子南軒，還夸他老子有心學，能夠一些兒不動心，還是駢聲若雷，呂希哲講靜學，弄到坐著轎子過河，轎夫掉死在水裏，他還安然如做，不去問他，這種惡僧入定光景，就在佛教裏面，而且是下等，晉唐時的宗奉釋教的，更是沒有。因爲你來信，有稱宋儒有排斥佛老的功勞，所以寫出來和你講一聲。

□答芷塘太史

二十年來，每見夢樓太守，必相與稱說風徽，以爲太史槃槃大才是前朝李西厓一流人物。枚自傷老矣！吏隱途分，慮今生未必相見，心爲缺然，不意前春邂逅杭州，一見如平生歡，蒙以詩稿，命爲校勘，枚感太史矜寵之意，遂不自揆，而

甲乙瑕瑜之獻其所知，並獻其所不知。返之於心，未敢自以爲是，遑敢望太史之許以爲是耶？雖三易寒暑，而此心終覺缺然。今年冬，從周秀才處接手書，紙長言重，獎納甚殷；窺太史之意，若忘其謬而賞其直者。然後知太才人虛懷樂善，此中甘苦，早自知之；將來玄妙，終必詣之。所以詢於芻蕘者，不過管敬仲放老馬而先之之意。昔葉公與孔子論微言曰：「以水投水何如？」曰：「淄澠之合，易牙能嘗而知之。」一枚因與太史論詩，而不覺有味乎聖人之語也。蒙賜五律二章，清蒼獨絕，純以神往，真是唐賢高手，惜許可太過，使野人喜畢而漸生。

（廣註）

（風徽）風采也。（槃槃大才）大才也。（李西匡）名東陽，爲有明代賢相。（吏隱）一

宦一隱也。（邂逅）無意相逢也。（校勘）兩相比對而審定之也。（揆）量度也。（甲乙）謂分

其等級也。高者曰甲，下者曰乙。（瑕瑜）好壞也。（樊納）獎勵而引進之也。（虛懷）虛心也。（玄

妙）極佳之境也。（詣）到也。（詢于芻蕘）猶不恥下問之意。詩經：「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放老馬而先之）韓非子：『管仲隰朋從於桓公而伐孤竹，春往冬返，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葉公）楚葉縣尹。字子高。（微言）微妙之言也。（溜灑二句）見列子溜灑。二水名。二水味異。合則難辨。齊桓公時有易牙調羹知味。獨能辨之。

（淺釋）二十年來每每碰到夢樓知府，一定談起到你，以為你很有才學，是明代李西厓一流的人物；我自己傷心老了，你做官，我隱居，路途分着，恐怕今生未必再能碰到，心裏很是難過。回想前年春天碰頭在杭州，一見就歡若平生，蒙你就拿詩稿來叫我校對，我感激你寵我的意思，就不自量力，胡亂去分了一個好歹，獻我所知道的，並且獻我所不知道的，我自己問著心，也不敢自己以為不差，那裏還敢望你說我一聲不差呢？雖到現在隔著三年，到底心裏還是抱歉。今年冬天，從周秀才處接到你信，紙長話重，獎勵得很厚；瞧你的意思，好似忘掉我的荒謬，却賞我的直道；然後知道你虛心樂善，這裏面的甘苦，早已知道，那麼將來的玄妙，也一定可以達到，所以要來問到我，不過管仲放老馬的意思哩。從前葉公和孔子論微言。葉公問道：『把水去投水，什麼樣？』孔子道：『溜灑』

灑的水合了，易牙能吃了分辨出來。」我和你論詩，也不覺得有取著聖人的話哩。承你送給我五律兩章，清蒼出衆，純是精神上的佳妙，真是唐代賢人的好作品；可惜你稱贊我太過分，使得我歡喜完後，就生出慚愧來。

■ 答章觀察招飲

蒙招飲甚喜，聞多菜甚愁。南朝孔琳之曰：「所甘不過一味，而食前方丈，適口之外，皆爲悅目之資。」斯言最有道理，今之人非但悅目也，兼且悅耳。每張飲，必震而驚之曰：「三撤席，曰：兩重臺，燕窩如山，海參似海。耳聞者以爲既多且貴，敬客之心，至矣盡矣！不知名手作詩，經營慘淡，一日中未必得一二佳句，其所謂對客揮毫，萬言立就者，皆以欺婦女童蒙，而不可以示識者也。飲食亦然，但使一席之間，羹過七簋，則雖易牙調和，伊尹割烹，其不能佳可知也。且工於作詩者，所用之字，不過月露風雲，工於製菜者，所用之物，不過雞豬魚鴨。今不求